

西園聞見錄

第六十七冊

張國朝見集

卷六十七

西園聞見錄卷之九十八目錄 外編

緝奸

前言

丘濬

李夢陽

王廷陳

汪應軫

霍韜

史鈞

許國 三則

張居正 二則

蕭彥

呂坤

申時行

蕭雲舉

吳應賓

往行

羅性

貝恆

陳繼

柳華

石渠

殷重霄

郭淮

韓福

王鑾

王大用

王科

汪一忠

蘇志仁

戚賢

李渭

馮汝弼

張養浩

覃應元

御下

前言

劉基

薛瑄

三則

湯沐

于慎行

往行

魏鑑

方克勤

王恕

趙璜

寮案

前言

湯沐

張居正

于慎行

李贄

王士性

曹于汴

往行

徐鼎

萬虞愷

蹇義

祖述

章敏

章瑾

黃琛

馬紹榮

劉會

高明

彭韶

余統

宣景

廖中

何遷

楊茂元

謝遷

周經

耿裕

王守仁

楊一清

吳山

呂柟

吳鵬

韓世能

陸化淳

謹謫前

前言

湯沐

于慎行

張居正

往行

孫賁

方克勤

石允常

劉端

王高

周鳴

王愷

吳璽

黃宗載

黃淮

楊溥

陳祚

陳循

楊誠

衡岳

曾泉

陳憲

熊秉鑑

尹旻

孫瓊

岳正

張鵬

李實

金忠

商輅

邢讓

顧佐

韓雍

林俊

蕭顯

張鼎

馬中錫

劉憲

西園聞見錄卷之九十八

外編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緝奸

前言

丘公濬曰昔羣盜剽劫淮南將過高郵知軍鼂仲約度不能禦令富民出金帛具牛酒使人迎勞且厚遺之盜悅徑去不爲盜事聞富弼欲誅仲約范仲淹欲宥之臣竊以爲弼之欲誅法也仲淹之欲宥情也請酌之情法之中使高郵有城池士卒而仲約不禦之而使之越過其境固有罪矣若無城郭可爲屏蔽無士卒可以拒敵而又無隣境可以救援與其徒手而受害不若以計而緩之不猶愈于坐致以一郡生靈之失其所乎此其失在于朝廷不在于州郡州郡之罪在未事之先而不在臨事之際夫受人牛羊爲之牧而不爲之閑校使爲盜所竊則牧者不能無罪也責其不能爲閑校之罪則可今盜來而彼能以計卻之使牛

羊不失而坐以失牛羊罪則過矣

李夢陽疏曰夫盜之漸何也臣以爲其幾在民窮夫盜者非不知法當死也以爲往固無食矣今盜而得食卽死不猶愈于餒乎往固無衣矣卽死不猶愈于凍乎往有租調官司之轄矣今盜而得自由不猶愈于追繫鞭笞之乎則彼亦何所不至耶故以臣之愚切計今之事勢非但憂盜將必有大患者何也所謂有亂之機無亂之形也今天下無不臣之邦四夷無不廷之國百官奉職筐篚歲至太倉有紅腐之粟武庫之兵朽而不用又無方二三千里水旱之災也假如不幸而有方二三千里水旱之災武庫乏兵太倉粟竭百官不奉職夷狄外侵海內有警則事勢又何如哉故曰有亂之機無亂之形嗚呼此亦可以寒心矣臣謂宜趁此時急選良有司恤饑賑寒以安民心又密令整飭城池軍馬以伺緩急之變夫安不忘危霸者之略有備無患聖人之政况今承平日久民不知兵萬一有慮外之警有如平原睢陽之倫乎臣故曰計今事勢非但憂盜將有大患者此也

王廷陳曰今有大盜五一曰胥史之盜二曰鄉曲之盜三曰邦國之盜四曰言語之盜五曰仁義之盜胥史之盜八鄉曲之盜十邦國之盜九言語之盜四仁義之盜十有一左激詭投竊發巧中傍構陰庇舞法深文八者胥史之盜也誇族怙強負貲并弱閉施腴責武斷力攘棄典狎公十者鄉曲之盜也陰伺蠹乘侈權貪要揚險黜□貞首災幸亂崇怨九者邦國之盜也違衷捐實遺直務甘四者言語之盜也履僻蹈凶匿情銜世擬聖附賢信蓄詐怙宅競讓基取特扇從隱乖顯十一者仁義之盜也五盜並興翕翕紛紛教化不流綱紀失平瑕瑜偶貢獎詆俘貞天下之盜皆其緒釀而涓出者也皮之不去毛奚拔焉帶之不刈條奚剪焉五盜之不除盡若類何益矣是故君子識本執樞推始稽成大盜不起天下皆寧

嘉靖二年科臣汪應軫言弭盜大略不過安之勝之安之之策擇守令而已勝之之策有六曰離間賊黨收用豪傑扼塞險要開糾告奸明賞罰以勸士分首從以招降且言弭盜與禦夷不同禦夷之法逐之境外

而已弭盜而縱之出境是以隣國爲壑也請爲定例凡一方盜起彼此玩視不卽撲滅以致出境流劫則兩處鎮撫以下俱坐罪報可

霍公輅曰韶州六縣雖昔有盜竊發不爲大害惟知府嚴督知縣知縣嚴督巡捕巡檢等官時加防備小有出沒卽時捕捉則不貽大患又有巡捕官多贓濫不法苛虐小民欲弭盜安民先嚴治貪贓官至急也廣州屬縣若連山陽山多交通桂陽上猶郴州等盜又多江西人在地方放債害民激變良民日以從盜若清遠從化番禺增城龍門地方連接賊巢不可勝述近皆勦平必嚴督守巡及督府縣官時常防備少有出沒卽時捕捉勿致養寇又得府縣良有司單人單騎巡歷各近邇賊巢地方誨諭之使之十家爲甲百家爲堡互相防檢有患互相救助有不足互相周濟路徑之險要立爲寨堡俾鄉人共守焉每鄉百家立一鄉老以誨諭鄉人鄉立一社學以教子弟防之密導之寬化之以漸賊巢可永無患耳若新寧新會恩平陽江瀧水賊巢亦不可勝述近亦勦平零賊殘黨時有出沒亦惟嚴督守巡兵備巡捕等官嚴加防守少有出

沒卽時捕捉勿致蒙蔽勿致養寇貽患仍得良有司單人單騎巡省其地凡村百家諭之立一鄉老十家爲一甲百家爲一堡立一社學誨導之有出入不明行跡可疑者鄉民互相覺察勿相貽患行之有道化之有漸雖盜區可化爲樂土也若惠潮之境程鄉之盜多通贛州和平大浦之盜多通汀漳自漳州浮洋縣入劫惠潮近年尤甚須嚴督守備倭守巡等官分督府縣有司各于賊寇出沒路徑嚴加防守海賊由洋海入劫水口嚴加遏截沿海軍衛地方官嚴加督責如縱賊入境輕則拿問重則參奏降黜仍得良有司誨諭十家爲甲百家爲堡互相防守險要路徑立爲寨堡鄉民自相守護仍鄉立社學導之禮義亦化盜爲良之要也若肇慶若羅旁綠水若懷集若西山若高州茂門石城連接鬱林若欽廉等州上通廣西山賊極多亦時出劫賊巢極多亦極深險須嚴督守巡等官嚴督參將把總等官時加訓練兵快防守要害賊或出沒卽時防勦或搗其巢穴或截其歸路俾出無所得入無所歸此其大要也羅旁綠水之賊七八十年矣爲害已深有司不肯議征非不能

征也不肯征也若調兵一二千駐鬱林調兵一二千駐欽廉調兵一二千駐高州陽春各擇要害據守又自梧州練兵振上流之勢然後調廣州兵從德慶入新會之兵從瀧水鬱林入欽州高州之兵各遏截賊奔走之路又號召平民使自備斧斤隨大兵之後凡賊巢林木聽斬伐焉羅旁綠水之賊反掌可平也西山前年劫高州破城入焉有司不才素無防守之備故也今賊已勦平惟賊巢險曠無以處焉勢將滋蔓不二十年賊之生聚復衆爲地方患有議調廣城肇慶達官入鎮壓焉有議立屯兵屯田其地鎮壓焉有議招廣西狼兵入居鎮壓焉有議招復業新民立爲保伍聯爲鄉落鎮壓焉四策必有一得審擇焉必有宜者新寧白水之賊屢勦屢肆增城從化清遠番禺後山之賊雖近勦平惟奸民逃罪多入匿焉善後之策亦惟詳議焉若廣西斷藤峽若府江若慶遠宜山若容縣皆賊之巢穴近年陽明用兵之後賊亦少斂然防之少懈則突然出劫復爲地方之患須嚴督副總兵參將守巡兵備等官使之開報某府州賊巢若干某賊巢若干某賊恆年劫害其地方出沒從

某路徑今爲防禦之策如何盡善某地該調兵防守某路徑該調兵防守某路徑該兵把截某處賊該機會擒勦逐事開款逐款作圖逐圖議處使賊巢虜穴常在目中扼險制勝之機常熟籌畫又嚴督副總兵而各守地方各加防禦喻之曰如有失誤節參奏請上裁籌之精喻之熟將佐以下莫不用命則賊聞方自截耳如或恣肆出劫督副總兵等官分路據險或徑搗其巢穴或絕其歸路使出無所得入無所歸則久自困畏也若田州及土官衙門皆不敢爲地方患惟彼去夷自爭土疆自相讎殺或爭襲職自相仇殺皆夷自攻夷于我中土無與也惟是文臣不知事體常挑其釁而利其爭或襲職不得保勘致久積怨恨或差旗牌人役調起土兵因而求索或差去人役求不滿欲回而媒其短或守巡把總不才官利其財而構其罪則土官地方遂日多故矣須痛察往弊鎮之以安靜焉土官可坐而定也若東莞若香山若順德沿海之民多爲海寇或一夜劫掠數十家或聚衆千數飄據洋海官軍不能追捕皆守巡官不能巡之于微故也須嚴督守巡官府縣有司申明保伍之

制每鄉立一鄉老自相管攝十家爲甲百家爲鄉出入互相周濟行檢互相覺察寇盜互相守禦則沿海之民自不能挺身潛踪獨爲寇盜不幸有聚衆飄洋拒敵官兵者又須嚴督府州縣巡捕官又須嚴督督沿海衛所官據險以守凡賊由海入劫俱由海港由海港控制焉則入劫無路久自困矣須嚴防內地奸民乘時沽利與賊交通饋之米肉饋之衣服酒食饋之器械則無內交久自困矣須嚴督守巡等官嚴兵控扼沿海之山凡沿海之山多出山泉流爲淺澗其水清其味淡可以烹食賊人飄據洋中洋水鹹食之則瀉洗手面則皮肉潰如官軍控制山澗之泉使賊汲路絕焉久自困矣

史鈞曰盜賊之生其始也必有所因而不可見其繼也必有所漸而不可遏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世之言致盜者不曰起于國家之誅求則曰起于貪黷是以迫于飢寒不得已而爲盜今也輸納之額有常蠲恤之詔屢下誅求非急也綜覈之政方嚴清白之風頗厲貪黷非甚也宜民之安土樂業薰爲良善而顧不免于爲盜者茲曷故哉由教化不修而

風俗壞之也今之俗何如也奢侈而不遵軌度游惰而不安職業淫溺而不顧理義者也奢侈者耗游惰者怠淫溺者亂及其極弊而不可收拾則有爲盜而已故所獲盜者非躍馬食肉之徒卽游手好閑隨俗習非者流也故曰由風俗壞之也夫其因甚漸旣成于俗而乃不知端本澄源潛消而默奪之故區區嚴科條嚴法制以爲可恃此而撲滅者是猶以鹽祛蚋以肉祛鼠去之愈厲其至愈疾何也以致之之道弭之也求以弭之適以滋之亦奚益之有哉故嘗以弭盜莫先于厚俗厚俗莫先于修教修教莫先于得人請得終言之夫違制有禁矣何奢侈如故也無已則教之儉乎定服食器用之宜立嫁娶喪葬之式使尊卑貴賤莫不考衷軌度而毋僭越以干天常如古之八政有則可也私越有禁逐未有禁矣何遊惰如故也無已則教之勤乎招流亡以隸之籍給閑曠以導之耕使農工士商賈莫不率職授務而毋攜離以敗生理如古之四民有業可也作奸有禁博塞有禁矣何淫溺如故也無已則教之禮乎立鄉約以明有統設塾學以示有趨使賢愚長幼莫不遵道順則

而毋逸入奇袤荒遁以逞不法之志如古之三物有訓可也夫民儉則費省民勤則資裕民有禮則廉恥生審如是卽驅而之盜亦不爲也然此可他求哉在得其人而已若弭盜者惟襲遂虞詡張詠諸人而史書所稱不過曰賣劍買犢而已單車就道而已廣喻恩信而已彼豈以口舌色笑爲哉一誠之道歸焉耳善夫丘文莊曰得一良令如得勝兵三千人得一良守如得勝兵三萬人得一良部使者如得勝兵三十萬人惟求良蓋言擇官之急而誠心之要也方今委任非不得人而于誠心愛民之道或未之講如使申飭諸司務皆從實而上不以簿書責下下不以趨迎悅上則所謂教以勤以儉以禮者行之必有可觀而自足以滲瀉仁恩移風易俗盜不期弭而自弭矣又有杞憂焉頃以東南多故招聚客兵近遂蔓延而難解未散者可假威力已散者不務生理往往千百成羣于湖海道路肆行劫掠此豈小盜也哉

許國曰唐虞之世畫衣而治然寇盜奸宄以命士師成周之盛刑措不用兵偃不試而詒奸禁贊周官載焉故雖堯舜文武在上不能必天下

無跳梁之民而白晝大都剽吏奪金漢文時有之亦無害其富庶所貴乎長人者在弭之有道使不逞之徒不足爲良民之擾卽不得已以生道殺民而其究也竟不失其並生之意此古帝王所以恢宏天心而爲海內蒼生主也且盜亦吾民不幸迷謬弄兵潢池自還其可生之途上誠有以開之彼豈無人心者故御失其道卽民皆爲賊御得其道則盜皆爲民惟上所使之今天下承平而枹鼓時聞川廣越吳狐鼠橫行羽書頻至咎在有司不能體上撫馭生民至意先其未萌日寢延蔓以厯宵旰此漸不可長昔龔遂虞詡一守長耳尙能布德宣威令羣盜解散良民獲安出方略以衛一境今詎無其人哉臣越人也習越之患桑梓荼毒憤不及折箠鞭之推而天下可知也愚昧不足以識時務謹據所見聞冒開四事惟上裁擇一曰先撫字夫今之爲盜者固非北藉胡南藉越粵其初皆吾郡縣之民郡縣之民蓋亦有家室墳墓一旦乃肯捐軀爲此何哉意宜有迫之者乎人情迫于不得已則激而生變有冤而莫伸有資而見奪皆驅之爲盜者也然又有市井無賴及惡少亡命者